

古村新貌

洋溢着活力与朝气的马家

马珂

故园马家是一处位于沅陵县麻溪铺镇的偏僻山村。它安静地坐落在距319国道四五公里山路的一处狭长盆地中，四面是长满灌木和茅草的大山，一道瘦长的溪流弯弯曲曲从田中穿过，静悄悄地流向远方。

家谱上说，马援将军奉旨征战五溪（今沅陵一带），失利后，流落在当地的马姓将士弃械从农，创建家园，起名马家。据史料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三年，五溪首领相率聚众造反，震动朝廷。建武二十五年三月，老将马援主动请战，率兵四万溯沅水追剿。六七月，时值酷暑，军中瘟疫流行，马援的部队被困于壶头山上，溃不成军。马援死后，故乡人特于壶头山修建祠堂祭奠。

黛色的村落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山脚下默默悲欢了许多年。

自记事起，就知晓马家是个异常贫困的村子。家家户户靠编织草鞋换些买煤油和食盐的零钱。无论走进哪户人家，房门后面或柱子上都挂着大串大串新编织出来的草鞋，黄灿灿地为黑灰色的屋子增添一丝晃眼的亮色。每到半个月一次的乡镇集市，老人或小孩天不亮就起床了，匆忙地吃完早饭，然后背扁挑地把成捆的草鞋弄到十公里地以外的麻溪铺集市去售卖。

四面环山的村子，当年山头也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木，有的只是低矮的灌木和随处可见的荆棘。小溪里的水流也细小浑浊，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蚊蝇繁殖迅速，寄生虫病常危害乡邻。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78年。那时国家开始改革开放，马家村的日子渐趋好转。我们一家也离开了山村，迁入父亲工作所在地。因常年在外求学与工作，我与马家村的接触越来越少。

兔年冬日，我趁去怀化市参加一个活动的机会，绕道回了趟久别的故园。古村新貌令我震惊。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面貌日新月异。2021年5月，省政府的办公厅驻沅陵县麻溪铺镇马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进村后，带领乡亲们闯出了一条有特色的振兴之路。到2022年底，马家村集体经济就达到202.28万元，增量、增速均跃升怀化市前列。

走在村里宽阔的柏油路上，遇见一位驾车回村的儿时伙伴，热情地招呼我上车，聊起马家村的变化，他喜笑颜开。前些年，他一家人在外省打工，每年只能回家一趟探望年迈的父母。2021年底回家，看到村里的崭新变化，于是有了回村创业的念头。在工作队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下，他在村里承包土地搞起了蜜瓜和羊肚菌种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今，他一家人不仅回到了家乡，建起了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还扩大种植面积，并召回了七八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旧时的印象中，连哥一家是村子里出名的贫困户，一家五口挤住在一间昏暗偏僻的小木屋里。这回我决定去他家看看。一打听，才知道连哥早已住上了自建的三层楼的别墅。这两年，他在村里大搞养殖业，并与村办的肉制品加工厂合作，还清了贷款，产业经营更是搞得如火如荼。走到连哥家门前，接待我的是他的小女儿。说父母已和哥哥姐姐等家人去云南旅游去了。她去云南，就留在家和村里的几个姐妹们通过网络平台搞直播带货，销售本村特产和自家生产的产品。在她的直播间里，既有熏制好的腊肉、腊鸡、腊鸭、腊鱼，还有一筐筐自制的咸蛋和皮蛋，可谓琳琅满目。听说营销业绩相当不错。

在村民的带领下，我村前村后都参观了一番。村办企业如药材种植基地、药材加工厂等，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儿时的荒凉已经无影无踪。

趁着好天气，我们走进一片茂密的树林，交错的枝丫像一张筛网，将天外的阳光筛落。站在落满光点的林中，心情也变得格外晴朗。

我们又沿溪流逆水而上。小溪的源头已修建起了一座大型水库，水质优良，澄江如练。在保障全村农田灌溉的同时，水库还是村民生活用水基地，清澈的山泉经深埋地下的管道流入各家各户。站在岸边，观望一汪碧绿的湖水静静地倒映着林木丛生的青山，仿佛欣赏着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卷。

如今的故园，不仅山川毓秀、风光旖旎，尤其是那处处洋溢在乡村中的活力与朝气，让我对马家村更美好的未来满怀希望和信心。



时间如山涧流水，淙淙，许多年就这样滑过去了。如今，村里拥有拖拉机的人家，早已不在少数。而喂养牛的家庭，整个村里都只有两户，并且不再是用来犁田，而是当奶牛或是菜牛宰杀了卖肉。但是作为地道农民出身的我，有关牛的记忆却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了。

那年深秋到来的季节，我已满15岁，在农村也算得是一条准汉子了。哥邀我说：去试一回吧，明天上红土岭砍芭茅拿回家喂牛。我知道，红土岭离我们村有好几十里水路，得搭上船拉纤走大半天。然而那一夜，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想：农人爱耕牛，是胜过了爱自己父母的。我哥就是一例。他天生一副火爆脾气，性格耿直，声若吼雷。然而，也就是这么个坏脾气、直性的人，在与耕牛打交道时，却是百依百顺，温柔到了极点。

有一回，牛在犁田时一只蹄子被尖石刺破，鲜血染红了泥水，我哥哥硬是双手抱住牛那只受伤的蹄子，以自己身子替代牛脚，一步步走出泥田的。并且当即就自己的衬衣上撕下了一块布条，先将牛蹄的受伤处包扎好，再去寻找生肌的草药。又有一回，牛生病时畏寒畏冷，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自己与嫂子结婚时的新棉絮搂进牛栏，裹在牛的身上……事后，夫妻俩大吵大闹了一场。我哥居然雷吼着骂道：“你滚吧，不晓得心痛耕牛的婆娘我消受不了！”幸亏我嫂子的父亲闻讯赶来，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只是，嫂子父亲来了，不但没有为她说话，却还夸奖我哥哥：像条庄稼汉！

有我哥的言传身教，我又岂敢不爱护耕牛呢？

第二天清早，无须我哥哥催促，我亦带了粮食干菜，带了扁担、棕绳及砂刀，赶赴资江边，跳上木船，加入了去红土岭砍芭茅的队伍行列。

拉纤的苦活无疑是落在我们几个少年仔儿肩上的。大半天下来，尽管也有大人与我们轮换过几次，但到达红土岭时，大家早已是精疲力尽了。

吃过饭后，精神好多了。我没有理由再留下来歇息，随了哥哥及村子里其他的男人们一道开赴山岭中，去砍芭茅。万木萧索的

牛事

廖静仁

深秋里，红土岭上的树木依旧遮天蔽日，绿如深海，芭茅就长在这些树木与树木的空隙间，蓬蓬勃勃，莽莽苍苍。我正迟疑着不知从何处下手时，哥一头钻进芭茅丛中，三下五下，用脚踩，用手拉，把那些稍带枯黄颜色的半老芭茅分开来，尔后便挑选着砍下那一根根新发的嫩绿芽。他一边砍一边对我说：看见了么？只砍嫩芽，老茅难嚼，会耗去牛的体力！

芭茅叶齿尖锋利，一不小心，便会伤了皮肉，刚砍上一把，我的手手背以及脸部脖颈，便已是伤痕累累，鲜血淋漓了。哥却声色不动，说：顾不得那么多的，用脚猛踩，用手猛拉，把老芭茅区别开来，尔后用刀猛砍嫩芽。我在家时正看着一本磨破了封皮的《封神榜》，此时此刻，联想起书中的哪吒，也就疑心我哥是莲花化身的神仙了。没想到哥哥正回过头，见我怔着，火了，便朝我怒吼：牛拉重轭不比你砍芭茅更苦？就是从有松过劲，你对得起牛不？我只得咬牙切齿忍住痛

毛园人家

吴桂元



一张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照片，看到后令我心情五味杂陈。照片上，阴雨蒙蒙天空下，一条泥泞的沙石公路……几十年来，这条路，如同生命的纽带，连接着山区与城市，连接着家乡与我的心扉。我的梦想从这里起飞，我的青春从这里出发。

四岁那年，在父母勤俭节约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在亲朋的支持下帮助下，我们兄弟姊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告别了多年租住房屋的过去。房子虽只简单几间，却是令人开心的自由天地。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有说有笑，即使有打闹、有哭哭，第二天醒来欢笑又奇迹般地恢复了。现在想找到那种感觉，还真挺难的。

从洞阳老街搬到毛园，这里仅有我们一家人居住，甚是寂寥。一到夜晚，一栋房，一家人，一个月亮，万千星星，才是最真实的陪伴。

“毛园”的由来，据说是很久之前，这里曾是大地主的花园，植被茂盛，围墙周边长满了冬茅草。冬茅草在我家乡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植物，山上、路边随处可见。它们越长越多，大面积生长后，风一刮，就成为了一片景色，毛茸

苦，继续砍芭茅。太阳往山那边沉过去，天色就渐渐地暗了。这样的时刻，山雾骤起，林子里阴森可怖到了极点。有冷飕飕的山风拂过来，树枝以及茅草随风扭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似乎满山里尽是妖魔鬼怪，在筹划着一场大阴谋。我有些胆怯地问哥哥：该收工了么？哥却头也不抬地说：还没喊伴呢，急么子鬼！幸好，我哥的话音刚落，对面林子里就响起了“呵哨”声，我松了口气，心想：终于有人喊伴收工啦！

那天，兄弟俩夜深了才摸黑进住户的家

就是那一年，冬尽了，春来了，冰雪依旧封锁着山野。我们砍来的芭茅，远远不够牛吃。饿慌了的耕牛，没有了甜甜的芭茅吃，也就只得勉强应付着咀嚼干稻草。后来，连稻草也没得吃了，哥哥就把自家垫床铺的干草也搂进了牛栏……那一阵子，哥哥急得肝肠寸断，自己不吃不睡，陪着牛发呆。我也跟着急，但平心而论，我是饭没少吃，觉没少睡的。

在那段时间里，我记得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站在紧锁着眉头的哥哥面前，我看着他傻笑。这当然就惹怒他了：你还有心笑，有看见牛都快饿死了！说着，顺手一个耳光扇过来，我就顺势一倒，便变成了一丛嫩绿的芭茅。哥哥顿现一脸的喜色，可就在挥刀欲砍下来时，手却抖动着，犹豫在半空中，眼眶里，充满了盈盈的泪水。我说：哥，你砍吧，我若能养活一头牛，不就成为井湾里一条汉子了么？哥就扑过来，紧搂着已经变成嫩绿芭茅的我，哽咽着重复：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兄弟……他边说着边，自己也变成了一丛嫩绿的芭茅。

事后，我把这梦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哥哥，哥哥一脸的严肃，用两眼怔怔地望着我，好久好久，眨也不眨。

其时，兄弟俩泪如雨下。

兴许是我们对牛的一往情深感动了上苍，待我们兄弟俩从牛栏屋里走出来时，天，已确实确实是晴了。我哥哥这条铁铸般的硬汉子，便咚的一声双膝跪地，朝着太阳膜拜起来……

候还下去摸过鱼。水塘边住着几户欧阳姓氏的人家，他们的长辈基本都去世了，同辈的几个兄弟姐妹，家家都建有独立的楼房，有自己的私家车。这几户人家因临近公路，是最早的征收拆迁户。现在这里是金阳大道立交桥，四通八达。社会的发展，真让人目不暇接。

山子塘下方叫“犁冲”，一丘一丘的良田错落有致，再往下走是另一个乡镇的良田和房屋。记得当年为了修一条简易公路进去，两个生产队还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斗。山里人修路，是需要很大决心与魄力的，但利益驱使与沟通障碍造成的误会甚至恩怨，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脱的。还好，有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做了大量沟通工作，在两个乡镇的协调下，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终于修通了这一条村级公路。再之后，两个乡镇合并为一个乡镇，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在犁冲的左手边还有一个好美的小山冲，叫“画树冲”，两边的山不高，中间一丘丘良田似画出来一样。初夏时节，橘子花开，漫山飘香。我家在这里分得了一块自留山，在贫瘠的当年，山上的柴是必备必需的家庭需求，砍柴割草成为了我农活外的重要工作。如今不用柴火做饭了，也不允许随意砍伐树木，绿水青山就成了金山银山。

山子塘往前走一点，是毛园生产队的一大一小的“三沙坪”。“双抢”时节，大多数稻谷都在这里晾晒。然而让我最兴奋的，是有几个节日会在这里放电影。每当知道要放电影的消息，我们便早早地洗好澡，拿着凳子占着靠前的位置，期待夜晚的来临。

从养路公班出来，有一个很长的上坡，最上方处有一段特别陡，经常有车在那里爬不上去，需配合人力推上一把才能上去。在最陡那段路的左边，住着一户姓欧阳的人家，遇到需要推车的时候，年轻人欧阳梅清总是热心地提供帮助，深得过路司机的赞许。

毛园是一个既普通又平凡的地方，毛园的发展，正随着时代的节拍而欣欣向荣。

诗新韵

千里潇湘图

(外二首)

向敬之

雨落潇湘的美，
缠绵寥廓的夜。
北去千里万里，
平沙落雁不南飞。

云蒸霞蔚的水，
洗亮晴岚的廓。
归来千点万点，
渔火人间胜天阙。

一路烟霞动云山，
几声晚钟催旅客。
敲响漂泊的心，
遥想那江天暮雪。

八百洞庭动秋色，
一轮思乡寄明月。
醉美天涯的路，
相伴那余波湘水。

千里湘江，
滚滚滔滔不停歇。
万丈豪情，
清清爽爽开云月。
灿烂了三湘热土换新颜，
激励着四水儿郎笑含泪。

千里湘江，
春暖花开春更美。
万年风涛，
奔流北去催激烈。
你看那芙蓉花开满湘景，
我爱那幸福遍地从头越。

远浦归帆

八百里洞庭归来一队船，
哗啦啦地划进了九道湾。
踏浪的汉子多情歌，
醉美的姑娘抛红线。

一千年等待入地又上天，
亮晃晃的情爱呵更缠绵。
踏破了风浪归来，
火辣的话头蜜般甜。

水乡儿郎爱行船，
风涛万里千滴汗。
一竿竹篙撑过四百里，
一网下水捞出水底天。
敢想敢做闯险滩，
烈酒痛快饮大碗。

赶船汉子劲头酣，
追上太阳一锅烩。
一声欸乃溅开万朵浪花，
一天星月抖满碧玉盘。
该爱就爱浑身胆，
归来落帆鱼满船。

渔村夕照

都爱清晨万丈红光，
我爱渔村一抹斜阳。
青山巍巍变金黄，
渔歌悠悠装满仓。

你看云蒸万千气象，
我看霞蔚四季芬芳。
嘉树依依自清凉，
白鹭翩翩破空网。

这里是千年的梦乡，
无数人寻觅前进的方向。
这里是桃源的新创，
有缘人寻味爱情的歌唱。
虽不见千里湘江来，
也为那云水铺画廊。

这里是金色的华章，
诗书里寻思春天的奔放。
这里是斑斓的渴望，
好时代寻美日子的兴旺。
每一天最后的记忆，
又迎来最美的晨阳。



湘韵